

A COLLECTION OF MASTERPIECES

作家自选集

红色森林

尹卫星 著 解放军出版社



字控



A COLLECTION OF MASTERPIECES

作家自选集

红色森林

尹卫星 著



解放军出版社

红色森林

尹卫星 著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(邮政编码100035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插图 2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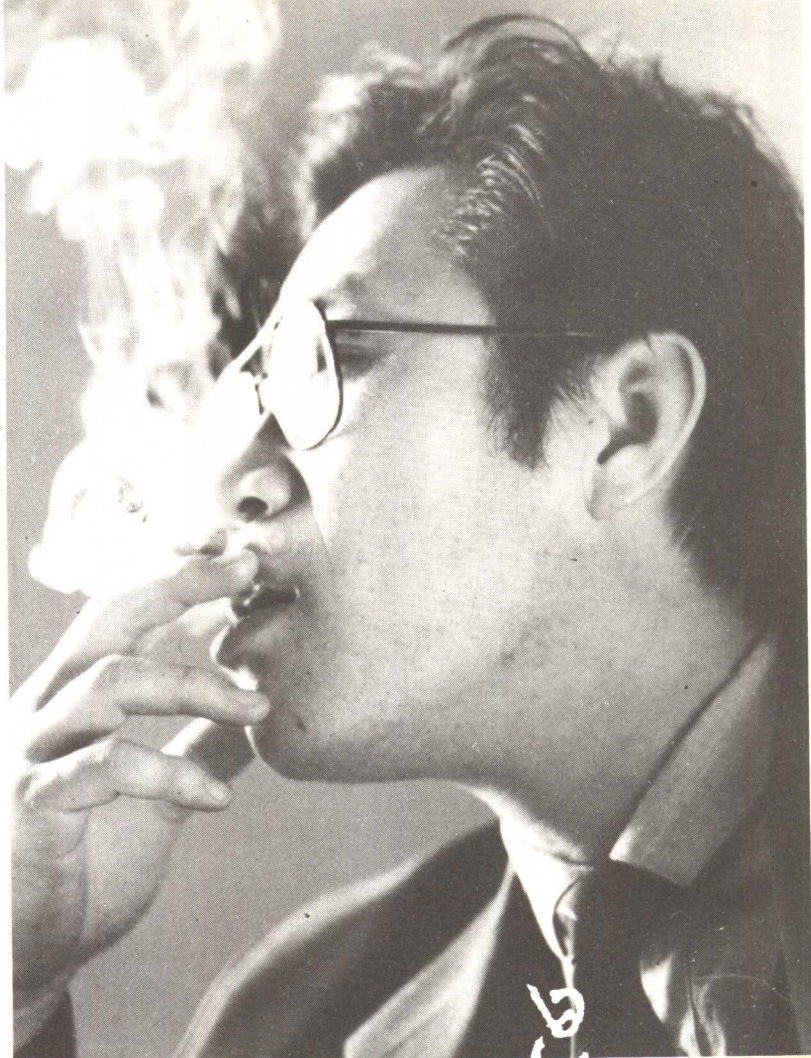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 500

ISBN 7-5065-1349-8/I·190

定价: 3.50元

社编号 04—0052



尹日誌

目 录

自序

20岁的幻想骚动和张狂 [1]

中篇小说

红色森林 [3]

G君与D小姐 [46]

东方的椭圆 [75]

亚热带未来病患者 [135]

短篇小说

天之上，地之下 [197]

高速公路上的马 [216]

吊球 [229]

白色的跳动 [240]

20岁的幻想骚动 和张狂

像每一次出书一样，我喜欢自己为自己在前面或者后面写点什么。

纳入这个集子的四个短篇小说和四部中篇小说，都是1985年以前的旧作。既是旧作，就是过去的事。

20岁的时候自然不如30岁的时候成熟。然而，我经历过20岁。那稚嫩的幻想，那骚动的思絮，那不安分的企望和那蓬勃的张狂，都留在了那段岁月里。我珍惜我那不成熟的岁月，永不后悔，永不遗忘。所以，把它们集合在这里，排成一行，不卑不亢地向人们展示它们那稚嫩的辉煌。

请不要恭维，更不要嘲笑。

嘲笑20岁的人等于害了自己。

恭维20岁的人等于害了对方。

我的小说并没有像我的报告文学那样引起过轰动和反响，但这并不说明我

的报告文学写得有多好，或者说我的小说写得就不好。相比之下，我在小说创作上花费的功夫更多些。兴许有歪打正着的事让我碰上了，碰上了总比没碰上好。

但愿我的小说也能交上好运。

我想，我写小说时大概是太认真了，坏就坏在这认真二字上。本来嘛，小说都是文人们瞎编乱侃出来的，哪有什么真事儿。可那是我20岁时的所为。一想到20岁，就什么都原谅了自己。倘若一个人一生下来，就像一个长者那样深谙世故，没有人生的几个阶段，不是就更没劲了吗？

我不抱怨，也不自责，更没必要惭愧。

我20岁初写小说时，根本就没想到日后还能成为什么作家。我那时对文学有一种神圣的崇拜，对作家也有一种崇拜。10年之后，崇拜感已荡然无存，或许，这就是全部的收获吧。

如今我已是专业作家。那一天我突然猛醒，发现自己实在是错了，不该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第一职业或者唯一的职业。

作家不应该是一种职业。

无论小说，无论报告文学，还是其它什么文学，都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生活中原本就有一些比搞文学更可爱的东西，比方说爱情、孩子，唱唱歌、跳跳舞什么的……

我已经有四年没写小说了，也不知道现在的小说成了什么样儿。这几年尽玩实的，写了一大堆报告文学，突然扯起小说来，心里直发虚，总怀疑自己大概不太会写了。

学着写吧。

再写小说时，肯定会比这个集子里的好，因为我已经是30岁的人了。

尹卫星

1990.5.北京

红色森林

1

若干年前，当这支神秘的部队开进这片神秘的山林时，他充满了冒险精神，企图用双脚走到这片山林的尽头。他确实这么做了，又确实没有做到。他记得有那么一片红色森林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使他迷失了方向。这些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片森林漫无边际，没有人烟，钻进树林里，像钻进火里，身上火辣辣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有那么几秒钟，他的眼前一亮，蹿出一只棕红色的野熊，红眼珠、红鼻头，伸出粉色的大舌头，它横在那，一动不动。他拼命地跑，终于跑出红色森林，他回头看时，并没有野熊追赶。他想一定是眼睛出了毛病，于是想再次返回红色森林。这时，他才

感到后背像火烧着似的，疼得难以忍受。他脱下上衣，看到衣服的后背上有一片隐红的血渍……他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洗澡，怕人家看到他后背上的疤痕，只是在结婚的那个晚上，他的老婆惊叫了一声，然后用她的手指轻轻地依次抚摸着那几块爪子似的疤痕，一共是五块。——怕吗？现在离婚还来得及。他背朝着她说。她冲着疤痕点点头——怕。可是用不着离婚。以后，她和他都没有再提及这些疤痕。除了这些疤痕，他早已忘记了红色森林，只记得那里没有人……

若干年后，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又想起了那片红色森林，那片没有人烟的红色森林。

他坐在驾驶室里，感觉到液罐车里液体燃料的摆动和震颤，那轻微的、富有节奏的震颤敲击着他背上的疤痕，隐隐作痛。他曾经暗暗发誓，将来一定要把那片红色森林烧得干干净净，让它光秃秃地变成一片荒丘。现在，他终于获得了这个权力和机会。作为这个转注中队的中队长，只要他愿意，一声口令，液体燃料便可无所顾及地去兑现他当年的誓言，因为这里没有人。

没有人群的地方是最理想的地方。

车队早已过了规定排泄液体燃料的地域，沿途的山坡上仍然会冒出一两座小木楼。车过时，木楼里的男女老少便站在楼上，甚至爬上楼顶，扯着嗓子喊——噢——吆——噢——吆，尖怪、单调，舌头不打弯。没有反应、没有反抗，他们便不甘心，操起木杆或竹竿朝车身掷来，击中了，便手舞足蹈，敲击着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物什。

前面的竹林里，约约绰绰地闪过几个猴子样的小人头，转瞬不见了。

他从反光镜里看到后面的几辆液罐车、消防车正沿着已有的车轮线爬行着，爬得很不耐烦，也很不认真，好像在赌气。

——把燃料扔了吧，已经多跑了二十公里。坐在他身边的技师陆稳提醒他。

——我看到了人……中队长也提醒陆稳。

陆稳朝窗外扫了一眼——森林里什么都有，野羊、野猪、野熊，可能也有野人。

——野人也是人。中队长觉得野人这个概念很不人道。

果然，七八个不足一米四高的小矮人们已经悄然来到车头前，他们爬上汽车的前保险杠，伸着头向驾驶室里窥探。矮人们上身长，腿极短且粗，双臂垂膝，脖子转动的尤其灵活，一副警惕的神态，两眼凹陷，眉骨凸起。当他们的目光与驾驶室里的目光相撞时，小人们开始用尖怪的声音向大人们发起攻击。这声音有点近似动物性的挑衅。他们一点也不害怕，鼓着眼睛，表现出一股决不后退的气概。因为此时他们站在了庞然大物的头顶上。

他们是人。中队长蹙起眉头，很扫兴，又有点庆幸。

司机在鸣笛，企图吓跑那些古老森林里的精灵。

小人们果然滚滚爬爬下车，并后退几步，不过，仅仅是几步。他们停下来，攥着手里的砍刀，屁股往上挑，随时准备发动攻势。

透过驾驶室的前玻璃板，中队长看清了这些小东西，赤身裸体，原来也有男有女，肤色土黄，而且五官有点类似未完全进化的古猿。这使他想起了周口店那些可怜的老祖宗。人和动物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，语言？思维？皮毛？还是创造？在论述这个界线时，人类是否应当感到惭愧？人主宰了世界，把其他会跑会跳会飞会游的叫作动物，然而人类却没能有效地去改造它们，使众多的生物永远沦丧为野蛮。人类永远高高在上。其实，人无法彻底改造世界，即使对斥之为野蛮的动物界，也只能把它们供在动物园里去欣赏，高兴的话，还可以去玩弄它们。最可悲的并不是动物，而是摆脱了动物属性又没有完全进化的人。……他觉得自己其实很渺小，渺小得对于眼前的这些小人们奈何不得。他可怜他们，也可怜自己。

小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庞然大物。他们不知道它站起来该有

多高。他们发现，这庞然大物似乎不会站立，趴在地上很老实，即便是会叫，那声音也很温和，很好听。有两三个小家伙跳着骑在它身上，但灼热的车头烫了他们的屁股。于是小人们挥着砍刀，欢快地奔向山坡下，钻进比他们还高得多的青草丛，草刃在他们的胳膊上、屁股上划着美丽的花纹，新的花纹和旧的花纹在阳光下浓淡相间地闪烁着。不一会儿他们抱着草棵，又奔回来，在距离车队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，虔诚地、小心翼翼地开始向领头的车投掷青草。不久，他们觉得森林里的这个新伙伴有点儿认生，不敢向青草迈步。他们其中的一个女的，或说母的，捧起一束草凑到跟前，先是用手拍拍车的头，然后缓缓地把草棵向车头那宽大的尽是窟窿的地方塞去，她认定那便是嘴。同时，她嘴里唏唏嘘地低语着，招呼着同伴，争先向前敬食。他们并不失望，那个宽大的洞穴正在吞纳着他们的热情和款待，尽管显得有点勉强。

一阵开心的大笑。

——笑你娘的屁。中队长一巴掌打在陆稳头上——倒车！

车往后开，很慢，小人们并不追赶，挥着手里的砍刀和草棵，笑着。他们竟然会笑，而且那笑声和文明世界的笑声是决无二致的。

已经没有路。车队停下来。

——哪有什么红色森林，扯——陆稳故意拉长尾音。

中队长看了陆稳一眼，没作声。天很热，那套加厚的绿呢子工作服已经被汗水浸透，草绿色变成了墨绿色。他伸进一只手，擦擦脊背和前胸的汗。二十年来，每逢执行转注任务或是接触液体燃料，他都按规定穿上加厚的绿呢子工作服，无论天气冷热。穿上它，他有一种踏实感，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作用，或者多少能够起到一点保护作用，而现在的年轻人不信这玩意，陆稳只穿了一件背心，脚和小腿露在裤子外面。还他娘的大学生呢！但中队长并没有强迫陆稳穿上工作服。液体燃料不会轻易渗漏，万一漏了，该小子倒霉。天太热。他摸了摸液罐，烫手，可心里冷

冰冰的，没有一点儿热乎劲。这些年，只要接到转注或是排泄废燃料的任务，他的心里就会罩上一层恐怖的阴影。他当中队长的这些年，已经有七个操作手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肝病。医院里那帮戴白帽子的家伙总是含糊其辞，闪烁其辞，最后给一张烫着金字的残废军人证书。六个中途退役回到农村，每月可从民政厅领到一笔抚恤金。有一个结了婚的城市兵，回去在一家工厂看大门，两年后死了，不是死于病，而是自杀，自杀前给部队写了一封信，陈述自杀的理由。他说他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，像敬重英雄一样地和他保持明显的距离；他有妻子，不能睡在一张床上，从来不接吻；他有一个女儿，女儿说他是传染病……如果他活着只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恐怖和威胁，不如死了。信中没有抱怨，没有指责，唯一的愿望是希望部队能够理解他的死，并请部队向他的亲属加以说明。中队长代表部队去安抚死者的亲属，死者的妻子告诉他，她丈夫回来后一直处于一种恐怖的精神状态，躲着家人，谁要和他接触，他就狂躁地大喊：滚蛋！我是传染病……从那以后，中队长总觉得自己的肝疼。

后来，他真的去医院看过几次，肝功正常。他问医院，如果液体燃料中毒，潜伏期是多长？医生说，短则半年，多则几年，说不准。他很绝望，总觉得这种肝病正在他身上潜伏着，随时都可能爆发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我不怕。他对自己说，怕又有什么用？陆稳也不怕，他认为液体燃料和可口可乐饮料同样需要。发射导弹需要燃料，渴了需要饮料。只要是天经地义需要，就不存在着什么人道不人道。在基地司令部规定的排泄地点，陆稳和中队长发生了一场争执，是关于“执行命令还是奉行人道”的。

——执行命令是军人的最高道德标准。

——排泄地点的选择，以没有人群为前提，这里明明有人。

——绝对的无人区是没有的，即或是没有人烟，还有大自然、野生动物和植物。

——人是最重要的……

最后，中队长向全中队保证，有一片红色森林，那里没有人群。

红色森林在哪里？

中队长爬上了高高的山头。远处，天空和森林连成了一片，像一片翻腾的火海，飘舞着、蔓延着，无边无际。那就是红色森林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并不乐观，相反，有一种畏惧，有一种后怕。那一回，闯入的是这片红色森林吗？大得可怕，红得吓人。

看不见的风打着厚厚的绿呢子工作服，紧裹在身上，透凉。他恍恍惚惚地往山上走去，红色森林不见了。他想重复一次红色森林给他的感觉和直觉，又很难。鬼气森森的情景超越他的一切生理反应。

人们三三两两地斜躺在树荫下，拿眼望着他。

陆稳冲着他笑。你的红色森林呢？

——找到了。

——开玩笑。

——真的。

人们围上来。在哪？

中队长朝天的那边指着。那！

——走罗。陆稳带头喊着。

——当然。走罗！中队长咬着牙重复着，是他决定干掉那片林子的。

2

一道古老的、并非人为的褐色石墙从山肋上贯穿下来，横在车队前。

这道褐色的石墙勾起了中队长无端的回忆。当年，他曾靠在

墙壁上睡过一觉，醒来的时候，墙壁上留下一个用血勾出的人的脊背。那时候，石墙是坚实的。如今，石墙已斑斑驳驳，业已崩塌，墙壁上的脊背印早已消失，死气沉沉的。

他走到石墙前，用脚踢了踢，倒下一大片沙土。这石墙，不过是峡谷中洪水经过之后留下的泥沙和沉淀物。天长日久，便成了这古老的石墙。

——邪了，石头里往外蹦松鼠。陆稳看着两条大尾巴钻在石缝里，便想把手伸进去。

——别动，那是老鼠。中队长拦住陆稳。

——扯……什么样的老鼠有这么大？陆稳将信将疑地缩回手，并不死心。

从另一个石缝里钻出一条同样长着大尾巴的动物，它甩着粗大的尾巴，旁若无人，漫不经心地从陆稳脚前走过。这一回，他看清了，那是道道地地的老鼠。

老鼠跳上石墙，沿着石缝往山上走，越走越高。这时，他们看到，那山顶上落着一个火球状的太阳。半个山头通红透亮，往下渐渐呈桔黄色，渐淡，到了山下猛然又是一片金黄……

——红色森林！

——红色森林！

——像中队长的红裤衩。陆稳想起中队长每天挂在营房前的红裤衩，迎风飘舞，专治色盲。

中队长笑了笑。他的那些红裤衩是用布头做的。

他们突然感到呼吸有点急促，空气不够用，心跳很吃力。

——海拔高度有多少？陆稳一阵紧张和惊慌。

——两千，也许三千……中队长不想多说话。

——真热，闷。陆稳连背心都脱了。

中队长犹豫了一下，解开了上衣钮扣，身上没有汗，厚厚的呢子工作服像五合板，直挺挺的、硬邦邦的。

陆稳趴在地上，伸展四肢，让皮肤尽量贴在松软的、厚厚的

落叶上。树叶并不烫，发涩、发香。他翻个身，朝天看去，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光流，照得他睁不开眼。他记得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，由于地理原因，降下的雪花都变成红色，叫红雪，是一大奇景。想不到世界上还有红色森林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去北京香山看过一次红叶，带回去满满一兜红叶，分别装在信封里，寄给他多得数不清的女朋友和男朋友。想起来真是幼稚得可怜。他抓起一把树叶看了看，又放在鼻子上嗅了嗅，这肯定不会是枫叶，他不会把它们装进衣兜里。朦朦胧胧的，他觉得两腿中间有些小东西在爬动，滑溜溜的，有点骚痒。他极不情愿地坐起来，一窝小金环蛇在他的两侧大腿间蠕动着。他跳起来，身上很不自在，刚刚得到的那点温情荡然无存。这些软体动物并不可怕，看一眼皮肤发麻，再看一眼脚脖子就发软。他索性脱下长裤，使劲甩了甩，身上仍然有点发麻发痒发酥发涨。他想，大自然在创造温情的同时也创造了残酷。

——永别了！陆稳朝着森林挥挥手。这里将不复存在，这里将成为禁区，这里将变成一片光秃秃的荒丘。他和这片森林只有一面的缘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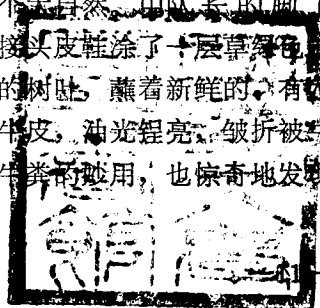
七八辆液罐车和两辆消防车已经列成阵形。陆稳从驾驶室里拎出他的那套加厚绿呢工作服，却不见了中队长。

中队长独自向森林里走去，他不怕再撞上什么野熊，这片森林已成为他手下的猎物。他选择了它。现在，他只不过是再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点罢了。越往里走，越闷、越热，地势越高，颜色越深。一丛丛细长的毛竹泛着桔黄，竹叶的边缘像被用红线锁了边似的，显得结实而坚硬，划在脸上便是一道浅浅的血印。间或出现的棕榈矮墩墩的，几乎没有像扇子似的树叶，那棕的颜色发紫，棕毛又粗又长，垂下来盘在地上。他撕了几张棕皮，拿在手里，这是做沙发的好材料，烧了真可惜。前面有几棵野生的桔树，坠满了果实，虽然还没到成熟的季节，但桔子的颜色像是已经熟透了。他口干舌燥，便跳起来摘下五六个，剥了皮，塞进嘴

里，咬一口，又酸又涩。一只什么鸟在他头顶上叫了两声，他掷过去一个桔子，鸟又叫了一声，他扔出第二个桔子。当他把最后一个桔子手里抛了抛，运足了气，鸟突然飞了。他很丧气，把桔子攥得流水。他愈发焦渴，把脑袋举向那些叫不出名儿的树。有一种树叶巴掌大，巴掌厚，椭圆形，叶子的筋络凸出叶面，像绣上去的一朵花。他摘下一片树叶，折断，很脆，随着响声几滴水珠样的液体溅到他脸上。他摸了一把，手上一片血红，很浓，不腥，透着一股淡淡的清凉味；接着，脸上开始骚痒，手心里痒得难以忍受。这种树也许是有毒的，痒过之后便感到了疼痛，像被蜂子咬了几口。

他不想再往里走了。来的时候没有路，回去也无路，他不知道离开那道石墙有多远，也不知道东西南北。阳光是从哪里射过来的？头上面有一棵酸梅树，酸梅白里透红，水分十足，一个个悬吊着，很安分，也很诱人。他想伸手摘下几个，刚刚抬起手臂，突然发现酸梅树的绿枝上卧着大小几条蛇，蛇身绿得透亮，像涂了层荧光粉。它们昂着头，闪动着灵敏的、像红绒线似的舌头，正等着他。他没有跑，已经忘记了跑，愣了足足有一分钟，才开始一步一步地往后退。退出几米远，他望着酸梅树，一点儿也感不到口渴了。烧，把这里的一切统统烧死。他只有这一个念头。

咬牙发狠地下了一番决心，稍稍冷静了一点。他不能烧，也不敢烧。其实即使不烧，只要把那几车液体燃料扔在这里，跟放一把火也没有任何区别。没有。液体燃料除了推动导弹上天，它剩下的本事便是敌视整个人类和整个大自然。中队长的脚下一滑，踩在了一摊鲜牛粪上，军用三接头皮鞋涂了一层草绿色的牛粪，不臭、不脏。他拣起几片宽大的树叶，蘸着新鲜的、有水分的牛粪擦了擦破旧的皮鞋。牛屎擦牛皮，油光锃亮，皱折被牛粪塞平，崭新如初。他惊奇地发现了牛粪的妙用，也惊奇地发现了一片硕大的牛蹄子印。



循着牛的踪迹往上看，红色的半天空中出现了一座看上去刚刚落成的小木楼。木楼的立柱和横梁上雕着粗糙的、古老的花纹图案，像龙和凤。龙和凤头尾交错缠绕在一起，带着几分狂肆的放荡和几分缠绵的柔情，也有几分漫不经心的炫耀。他茫然了，所有的希望和期待被龙和凤打得七零八落。直到这一刻，他仍不愿意相信这座木楼会是人造的和人住的。

路是土路，狭窄，但不难走。他很快就站在了小木楼的面前。细看，木楼的建造也并不精细，仗着上等的木料，横七竖八地架起来，却也坚实。一条黑狗蹿出来，不叫、不咬，摇着尾巴围着中队长转圈，嗅嗅他的鞋，亲热地用舌尖在中队长那双刚刚漂亮起来的鞋上蹭痒痒。黑狗跟中队长亲热了一阵，礼过之后，甩着尾巴，迈着稳健而有节奏的步伐，沿着楼梯拾级而上。中队长跟着来到楼梯口，楼梯一摇三晃，一晃三叹，吱吱呀呀地扭扭着。楼梯旁左右各躺着一口棺木，奇短，粗糙，只是在一根完整的树中间掏了一个洞穴，勉强能塞进一个小个子的人。棺木的盖是敞开的，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下来，正好能落进那洞穴里，摔不死，也恶心死。楼下的这一层，养着牛和猪，还有动物和人合用的公共厕所，先是流泻着一种奇异的香味，但是从肺里返转回来时，嘴里便有一股无法忍受的臭味。黑狗叫了一声，楼上出现了一个叼着水烟袋的男人，三根筋挑着一个脑袋，勾着腰，和他身体一样高的水烟袋呼嗒呼嗒地响着。中队长问候了一声，男人并不作答，只是把水烟袋往上翘了翘，那便是招呼了。

中队长上了楼。屋里极暗，中央有一个烧木炭的大火盆，一个三角架，上面有一口不大的黑锅，冒着黑烟，四周的板壁和顶壁被烟火熏得发乌发亮。屋里空空荡荡，一览无余，墙上贴着十年以前的领袖们的画像，包括英明的和不那么英明的。

——现在有许多新的领袖。中队长为男主人列出一串国家领导人的姓名。

男主人感到吃惊和陌生，水烟袋的小水泡渐渐沉下去，平静